

# 母亲的谚语人生

□ 葛涛

我娘周双莲，生于1933年，2003年去世，享年71岁。她操劳一生，忧患一生，积劳成疾，没过上几天好日子。本该安度晚年的时候，她却病倒了，与病痛抗争了12年后离世。娘一辈子正直善良，扶危济困，德高望重，有口皆碑。

娘没上过学，没文化，却把我们姐弟四人培养出两名人民警察、一名人民教师，这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农村是件了不起的事情。她教育子女的方式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脱口而出的各类民间谚语、老俗话。现在想来，那些充满教益、充满正能量、富有人生哲理的谚语、老俗话，恰恰是她老人家勤劳一生的真实写照。

## 孝老爱亲篇

娘是孝老爱亲的典范。她常讲：“南山烧香，北寺拜佛，不如家里这两尊老‘活佛’。”她出生在景县十王殿公社（现刘集乡）周老家村，兄妹四人，娘最小。大姨家七个孩子，家境贫寒，自顾不暇；二姨远嫁石家庄；我舅壮年时却因病猝然离世，赡养父母的重担就压在娘一个人孱弱的肩上。为此，娘婚后也一直居住生活在周老家村，父亲就在附近工作。姥娘思儿过度，终日以泪洗面，导致双目失明，后又瘫痪在床、不能自理；姥爷也经常眩晕。娘既要照顾二老，还要下地干活。1961年农历腊月二十七，姥爷晚饭后突然辞世，是娘料理的后事。两年后的农历七月，姥娘去世，也是娘为她送终。1964年，娘带着大姐和二姐坐着牛车从周老家村搬到了婆家——温城公社小郭庄。故园难舍，故人难忘，故土难离。娘挥手告别养育了她31年的小村庄，伴着老牛缓慢而坚定的脚步，泪洒一路，走向陌生的新家。

爷爷家这边是一个大家庭。有爷爷奶奶，有我父辈兄妹六人。爷爷奶奶在四个儿子家轮流居住，每家住5天。每逢轮到我们家那5天时，娘不管平时多么省吃俭用，

也要省着花样给公婆做点稀罕的，而且必须让他们吃上一顿白面，包一顿饺子或擀一顿面条。两个姐姐天天盼着爷爷奶奶轮到我们家住，因为可以跟着沾光解馋。姐姐调皮，跟在爷爷奶奶身后亦步亦趋，模仿老人躬身背手走路的样子。娘看见了就教训她们说：“不到八十八，别笑话人家聋和瞎！”

## 勤俭持家篇

娘勤俭持家，精打细算，过日子滴水不漏。娘说，“吃不穷，喝不穷，算计不到才受穷。”父亲后来在离家40里地的王瞳税务所上班，一个月三四十块钱工资，月发薪后拿出自己的基本生活费，剩余的交到娘手里。娘给爷爷奶奶买点吃的，然后留下一个月的开销，再存到信用社里。每到春秋两闲时节，娘便到供销社领来棉花、纺线、织布、缝口袋，再送到供销社换工钱补贴家用。为了节省时间多干活，娘便让二姐上学时捎带着送口袋领加工费。供销社以质论价，娘的活计最好，一条口袋能挣两块五。她白天去生产队劳作一天，晚上还要紧着纺线。嘤嘤嗡嗡绵延不绝的纺车声，是我儿时最好的催眠曲。

那时像我们父母这样一工一农的家庭叫“一头沉”。家里大小事都是娘一个人担着，除了去生产队挣工分，还得料理家务，喂猪、喂羊、喂鸡，纺线、织布、烧火做饭、做针线活，整天忙得脚不沾地，但我从没见过娘抱怨什么。每年麦收时节，生产队收了麦子以后，她就利用午休间隙，头顶烈日到地里拾麦穗。那时多是旱地，散落的麦穗儿很少也很小，娘连蝇子脑瓜大的都捡着，回家晒在窗台上，干了以后用棒槌把麦粒砸下来，磨成面给孩子增加点营养。有一年，二姐天天去拾麦穗，娘每天给晒干脱粒后称一下记个数，一个麦秋下来，居然有99斤！

我们家孩子多，劳力少，只有娘一个人出工参加劳动，所以口粮也不分不了多少，娘特别爱惜粮食。夏天蒸出一锅窝头，没几天就馊了，娘舍不得扔掉，把窝头切片后

放上油盐和葱花在大锅里炒一炒，孩子们吃得津津有味。娘说，“饿了吃糠甜如蜜，不饿吃蜜也不甜。”吃饭时碗里剩下一块面皮、掉落一截面条，娘都会说：“那是多少麦粒磨出来的面啊！”

## 家风家教篇

“看贼挨打，别看贼吃饭。”这是娘对我们最早的廉政教育。她对小偷小摸、手脚不干净的行为深恶痛绝，不许我们沾染一丝一毫的不良习气。邻村有家亲戚，表叔是国家干部，在公社管钱管物。全家非农业，吃商品粮，这在三里五乡首屈一指。表叔一表人才，吃穿用度很是讲究，有派头。没过几年，表叔因为贪污公款东窗事发，锒铛入狱。娘常拿表叔的事当反面教材，教育我们说：“天底下没有不劳而获的便宜事，可别眼红别人的花天酒地，挥金如土，要看他人不人、鬼不鬼的下场。自食其力、安安稳稳，落个踏实自在。”

娘在生产队参加劳动舍得下辛苦卖力气，从不偷奸耍滑磨洋工，不偷拿夹带队上一粒粮食。她说，“豆大的窟窿斗大的风。小了偷针，大了偷金。一定得管住自己。”耳濡目染，言传身教，娘的教诲对我们影响很大。生产队上分瓜了，大姐带着哥哥和我去分瓜。她看到别人家的孩子从大瓜堆上拿起瓜就吃，便给弟弟每人拿了一个，结果我们不不要，她只好又放回去了。

参加工作后，娘时常在我耳边唠叨：“端人碗，服人管；咱可不能吃私食，公家的一根柴火棍儿也不能往家拿。”父母的教诲谨记在心，从警三十年，自己没做过徇私枉法昧良心的事。由于工作勤勉，我从一名派出所普通民警，一步一步成长为市级公安机关领导班子成员。

娘说：“好汉子怕翻个。”有时候我与别人发生了一些摩擦和矛盾，愤懑难平。娘知道后就会轻描淡写地说：“哪有马勺不碰锅沿的？遇事翻翻正正。前半夜想想自己，后半夜想想别人。”于是想来想去，我就释然了。

## 扶危济困篇

娘有一副菩萨心肠，帮穷解困、乐于助人。“大大人脸（面），小小人小脸（面），张开嘴得让人家合上。”这是她老人家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。因为父亲在外工作挣工资，家里有个活钱，我们家过得还相对宽裕些，来借钱的乡邻就多一点。娘常说：“咱没多有少，来了得让人家出得去。”山叔家孩子多，日子紧巴，青黄不接的时候，经常打发孩子来我家借个三块五块的。有一次他们家老二来给娘说，他爹要借两块钱。我娘二话不说把钱递到他手里：回家给你爹说，不够再来拿。对借出去的账，娘从来没催过，什么时候有了什么时候还。她说：“人心换人心，四两换半斤。”

村里的五婶子，日子过得很窘迫，大人孩子的衣裳看不出本色，没穿过囫囵鞋。五婶子的娘家和亲戚们离得很远，多在二三十里地开外。走亲戚嘛，当然要穿得体面些，没有办法？便向娘来借。俗话说，“借米不借柴，借衣不借鞋。”衣裳还好说，借鞋娘还真是有点舍不得。布鞋都是娘一针一线缝制的，五婶子一来一回大几十里，得磨掉半个鞋底子。不借吧，又觉得人家怪可怜，干脆一块借给她吧！衣裳是蓝洋布衫子，带大襟的，鞋舍不得给新的，是黑条绒的。五婶子走亲回来送还衣物，有时娘只留下衣裳，把鞋送给她。

娘的一生，伟大而普通，高大又弱小，高大到为我们披星戴月、遮风挡雨，弱小到如风中烛火、一闪而过。正是千千万万个像娘这样的母亲们，忍辱负重，含辛茹苦，任劳任怨，坚韧不拔，用乳汁和血汗养育了万千千名中华儿女，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，一代一代赓续血脉、接续奋斗！母亲用她不朽的精神，照亮了我们前行的路，激励着我辈踔厉奋发、笃行不怠，一起向未来！

母亲过世后，乡亲们为她撰写了一副挽联：一生勤劳传后代，德高望重留人间。

（作者单位：石家庄市公安局）

# 忆榆钱儿饭

□ 宋雁龄

清晨，太阳还没有从东方升起，我走一条小路上，脚下干了的、泛着白的榆钱儿，踩上去沙沙的，软软的。

一枚一枚的榆钱儿堆积在一起，这时，来了一阵微风，它们被裹挟着、翻滚着向前去。

榆钱儿是榆树的果实，因为单片形状圆圆的，像一枚铜钱，故得榆钱之名。每年春天，当柳树发芽之后，榆树的枝条上不是先长出叶子，而是先出现褐色的花蕊，花蕊渐渐“绽放”，由绿芽变成绿片，自小而大，直到由单个变成一簇，一串串、肥嘟嘟地挂满枝头。那沉甸甸的劲儿啊，仿佛要把树枝压弯。

已经记不清第一次吃榆钱儿饭是几岁，只记得母亲念叨着，她小时候吃榆钱儿饭时的清贫。春天的榆钱儿饭，不仅是救命饭，更像是一顿等了一年的大餐。先是渴望，然后是盼望，再到垂涎三尺地爬到树上去捋榆钱儿，这个过程虽然难熬，但是充满了期待和幸福。

等我再大几岁，每年的春天，都会盼着柳树发芽，小草变绿。巴巴地望着我家大门前的那棵榆树，什么时候能长出榆钱儿。

我很笨，爬树怎么都学不会。眼看着小伙伴们像只小猴子似的，抱住树，一蹬三踹地爬到树权上坐下来，我只有眼巴巴地把头仰到不能再仰的角度，一脸崇拜地说道。我妈小时候也会爬树呢。

也有看着小伙伴撸了一兜子榆钱儿，心里着急的时候。于是，我抱紧树干，向上攀爬，无奈只是蹭着向上两三下，终究没有力气，顺着树干又滑到了地面。

这时，迎接我的，是爬上树的小伙伴肆无忌惮的嘲笑。笑归笑，最后，我还是会得到几枝挂满榆钱儿的枝条，满心欢喜地在树下捋着榆钱儿。

榆树虽然生长缓慢，但是极易存活。我家门前的榆树就不是专门栽种的。先是一株小苗，长满了榆叶，后来，越长越高，我站在房顶上就可以摘到榆钱儿。

之后，我再也不用央求会爬树的小伙伴帮我折树枝了。而是从容地站在房顶上，拽过榆树的枝条，一把一把捋下榆钱儿。时不时，还要往嘴里塞上几口，那滋味儿，甜甜的，满口的清香。等着把近处的榆钱儿捋完，远处的够不着时，捋榆钱儿的工作算做完。然而，又心心念念着榆树的另一侧，眼看着一串串肥美的榆钱儿随风摆动，发出“过几天就长老了，吃不到多可惜”的感慨。

回到院子里，我把伞状的榆钱儿柄去掉，在自来水下冲洗干净，最后交给厨房里的母亲。

母亲把榆钱儿放到篦子上沥干水分，倒进一个大盆，加面粉和适量盐用手抓匀。一粒粒碧绿色的榆钱儿沾上白色的面粉，宛然变了另一个模样。均匀摊到蒸锅的屉布上，开大火蒸。我会去剥几头大蒜，在捣蒜器里捣成蒜泥。榆钱儿饭熟了，蒜泥也捣好了，重新放到盆里加上香油一起搅拌均匀。

直到这时，榆钱儿饭才算做好。而我，早迫不及待地拿着碗让母亲盛饭。

成年后，生活的城市里榆树很少，榆钱儿成熟的时间也比较晚，更见不到有人吃榆钱儿饭。每年回母亲家，时间都是有限的，又总是不能在春天时回，所以好多年都不曾看到榆钱儿盛开时的样子。最近一次回去，还是一年多以前，就连门前的榆树也不见了踪影。

榆木疙瘩长得又慢，离房太近，又爱生虫子，还是砍了吧。母亲如是说。于是，一年一度的榆钱儿饭彻底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。

前几天，我看到身边一位朋友发的一条朋友圈，那是一张用榆钱儿拌了玉米面煎成饼子的图片，配的文字是，“据史料记载，榆钱儿性平、味甘、微辛，具有健脾安神、清心降火、清热利水等功效。对于失眠、食欲不振、咳嗽等病都有一定疗效。另据现代研究发现，榆钱还含有大量烟酸、抗坏血酸及无机盐等元素，钙、磷含量较为丰富，还可以辅助治疗神经衰弱、失眠。”

在什么都讲究疗效的当下，榆钱儿饭像是要回归了。而故乡，终是离我愈来愈远了。

（作者单位：秦皇岛市公安局海港分局）

# 写给敬爱的爸爸

爸爸：

我已经有十几天没见你了。4月18日的清晨，我一觉醒来，家里早已不见了你的身影，听妈妈说你赶去单位参加疫情防控工作了，顿时两年前的一幕又浮现眼前。

那时我对陌生的新冠肺炎疫情没什么了解，只记得正月初二，你就结束休假跟单位的叔叔一起去守护迁安的南大门。在妈妈的只言片语中，才知道你的工作很重，同样也辛苦。

今年3月19日，唐山出现疫

情，你就一直坚守在一线卡口，每次回家透过那疲惫的眼神，我就知道你很累。在我心中，你是最美的逆行者。虽然你普通、平凡，只是做了你该做的事情，可爸爸，在万家团聚之时，在灯火阑珊之夜，你和叔叔们一起守护着这座小城的盛世太平、岁月静好，在我眼中，你就是伟大的！

前不久，奶奶身体不适住进了医院，你下班后还要忙着去给奶奶送饭，照顾奶奶。而奶奶住院没几天，迁安又突发疫情，我知道你心里很是难受，一面是住院的奶奶需

还要照顾，一面是单位的工作离不开。

你拜托医院的护士多多照看奶奶后，义无反顾返回了一线卡口。

作为女儿，我很自豪有你这样的爸爸，因为你不仅仅是我的爸爸，更是人民的卫士！即使你不在家中，我也能感受到你在庇护着我。从小到大，你一直是我的骄傲，是你让我看到了什么是责任与担当。也正是千千万万像你一样坚守防疫一线的普通人，才让战胜疫情指日可待！

前不久，奶奶身体不适住进了医院，你下班后还要忙着去给奶奶送饭，照顾奶奶。而奶奶住院没几天，迁安又突发疫情，我知道你心

里很是难受，一面是住院的奶奶需

还要照顾，一面是单位的工作离不开。

还有一个多月哥哥就要高考

了，我也即将迈入初中的校门。虽然你没在身边，但是，爸爸，请你放心，我和哥哥会好好听妈妈的话，照顾好自己，踏实学习，认真备考，不辜负你们的期望！也希望你即使工作再忙，也不要忘记好好吃饭、注意身体，期待你平安回来和我们团聚！也愿所有奋战“疫”线的英雄早日凯旋！爸爸加油！

女儿 穆生昕

4月30日

（作者系迁安市公安局民警穆德雨女儿）

（作者单位：秦皇岛市公安局海港分局）

# 多变的夏日

□ 王青山

节气的步伐悄悄迈进夏日的门槛。天气变化也反复无常起来，夏天还热得令人难以忍受，第二天却降温让人冷得瑟瑟发抖。

午后，阳光似乎在倾尽全力地释放着它的热量，不遗余力地炙烤着地面。柏油路面仿佛变成了天然的烤箱，远远望去，蒸腾的水蒸气像烧开的沸水一样向空中扩散着，弥漫着。空气中，风也吝啬到了极致，抖动一下树叶的力量也捉襟见肘，被热浪裹挟的树叶无精打采地低垂着、静默着。人站在公路上，热浪已透过薄薄的衣衫，无情地向皮肤细胞里面渗透着，层出不穷地吮吸着流淌不息的汗液。

公路上的车流稀疏了许多。在公路中间有一个临时搭建的帐篷。帐篷下面，几个身着密不透风的白色防护服的疫情安检人员，在蒸烤的围剿下，简单的衣着已被汗水浸透，像涂满胶水一样，牢牢地粘贴在身上。可尽管如此，他们还都全神贯注地凝视着每一个进入视线的人员和车辆，登记、检查、核验、测温，完整的操作流程仍旧有条不紊地进行着。每一个风险，每一丝隐患，在他们的明察秋毫之下，都无处遁形。只有偶尔穿越的燕雀带来一丝丝灵动。从公路的远处遥望这顶被热浪包裹下的帐篷，

宛如海市蜃楼一般缥缈、美丽、炫目。空气被热浪滚动得有些污浊起来，阳光那毒辣的淫威减弱了锋芒，风依旧杳无音信，闷热渐渐代替了炙烤，热浪仿佛停止了流动，变得凝滞起来。防护服封藏下的皮肤被汗水浸泡得形成了白色的褶皱，已经和防护服浑然一色。近乎被蒸透的人们渴望着，整个世界似乎都在期盼着，凉爽的风快些到来吧，快点把烦闷的热浪驱散。

被水汽氤氲的太阳已向西倾斜了身姿。不知何时，从何处飘来的一片乌云，像一块帆布，遮挡了太阳那凶巴巴的脸庞，吸收了它那万道银针似的光线。上下翻飞的燕子快速地在低空掠过，路边的蚂蚁犹如爬上了热锅，急切地、成群结队地挖掘着新的洞穴，匆匆忙忙地搬迁着新居。这是暴风雨即将到来的前兆。

热浪转瞬间化作了乌云，凝结在西北方向的空中，像准备列阵出战的士兵一样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。天空就像被黑色的帷幔笼罩起来，又如同黑色的魔鬼出现在天际这个舞台上。起风了，来得迅疾，来得猛烈。一时间，大树晃动着粗壮的腰身，野草匍匐在了地面上。公路上尘土飞扬，沙砾变得嚣张跋扈起来，像一颗颗子弹一样无情地射向四面没有遮拦的防护服。面对怒吼的狂风和打在身上的砂石，白衣天使们却精神抖

擞地伸展起被汗水浸泡已久的防护服，显得愈加意气风发，有人忍不住高呼“让暴风雨快些到来吧”。看着险些被风刮跑的帐篷，白衣天使们没有畏缩、没有躲避，不约而同地将工作记录有条不紊地整理齐备、妥善存放，紧接着又齐心协力将帐篷的四个支架用绳索系牢、稳固。

风是雨头。天色刹那间暗了下来，乌云覆盖了视野，空气中开始弥漫着雨腥的味道。乌云这个魔鬼的第二个伎俩很快施展起来。一粒粒珍珠似的雨点“啪嗒”地砸向地面，砸向篷顶，砸向这群白衣天使那瘦小却坚毅的身躯。路边干硬的土地上被砸起了土星，篷顶上“噗噗”的声响似乎要把布顶击穿。树叶那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特性淋漓尽致地变换着、发挥着，不堪肆虐的树枝有的被剥离了主干，扫向地面，生硬地抽打在防护服上。稀疏的试探性的大雨点骤然变得密集起来，由点射旋即转换为连发的模式，沿着帐篷边缘，大倾角地向白衣天使们倾泻而来。

风没有减弱的迹象，地面很快集成了水洼。帐篷下面已没有一丝干燥的路面，防护服的下半身有的已经湿透，皮肤由开始的由内向外与汗水粘连变成了由外向内与雨水相溶，虽冻得起满了鸡皮疙瘩，却没有一人抱怨。雨势愈加强劲，如注一般狂泄下来，顷刻间，地面上水流急促地淌向

路边，形成了一片片没脚深的水洼，汽车挡风玻璃上的雨刷也失去了效用，路面上已看不到车辆和行人。帐篷止不住地摇晃着，透过雨幕远远望去，它既像一叶无依无靠、飘摇不定的孤舟，又像一处坚如磐石、牢不可破的战斗堡垒，屹立在狂风暴雨中。篷幕下的白衣天使们将工作记录和器具稳妥地收藏好，有的甚至揣进了怀里，随后分别用手指紧紧抓住篷顶下方的支架。有人高声喊着“我是党员，还有吗？”“我！”“我！”有两声回音，“好了，我们党员带头，守住这个阵地，